



# 分离的 幻象

〔英〕西蒙·范·布伊 著

刘文韵 译

The Illusion of Separateness

Simon Van Booy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分离的 幻象



〔英〕西蒙·范·布伊 著

刘文韵 译

The Illusion of Separateness  
Simon Van Booy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5-4687 号

THE ILLUSION OF SEPARATENESS By SIMON VAN BOOY  
Copyright © Simon Van Booy 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离的幻象/(英)布伊著;刘文韵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064-3

I. ①分… II. ①布…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8939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索马里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0 千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064-3  
定 价 25.00 元

献给卢克和克丽丝蒂娜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从分离的幻象中苏醒。

——一行禅师

马丁  
洛杉矶  
2010年

I.

人们只要一想到他就觉得舒心。大家相信他无所不能，并且可以保护众生。

他会静静地聆听大家的烦恼。

当别人熟睡的时候，他便履行职责，那时他会像一个面对大海的孩子那样思考人生。晨光微浮，他便提起水桶，用松香皂和热水擦拭走廊。他手掌上握着拖把柄的地方也因此生出了老茧。水桶是蓝色的，装满水的时候就会很重。水很容易就变污浊了，但是他毫不介意。干完活后，他将拖把斜靠在墙边，然后走向花园。

有时他会开车到圣莫妮卡的码头。每次都是一个人去。

多年前，他在那里向一个女子求婚。

那时晨雾缭绕，他们的人生正徐徐展开。周围海浪拍打

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雾气太重，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那个时候，马丁是“巴黎咖啡馆”的一个面包师。他留着胡子，每天早起。她则是一个演员。一天早上，她来这里喝咖啡，之后就再也无法离开了。

她肯定也会喜欢“星光养老院”。那里住的很多人都曾是电影演员。住户们总是穿着睡袍来吃早饭，衣服的口袋上写着他们的名字。住户都用法语叫他马丁先生，因为他有法国口音。晚饭后他们会围坐在钢琴边回忆自己的过去。这些人其实都来自同一个交际圈，可他们口中的故事又各有不同。对于一个住户来说，受访的频率和其过去在影视圈的地位成正比。

马丁常被误认为是住户之一。

人们都想知道他到底多少岁，但是他的出生日期是一个谜。

他在巴黎长大。那时，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面包店，三口人住在面包店楼上的三间屋子里。

马丁到了入学的年龄，有一天，他的父母叫他到厨房的桌边坐下，给了他一杯牛奶，告诉他曾经有一天，一个人送给了他们一个小婴儿。

“那时是夏天，”他母亲说，“战争还在继续。我已经记不起那人长什么样了，只是我的怀里突然多了一个婴儿。事情发生得就是那么快。”

马丁听得入了迷，他还想多知道些。

“然后她就把那个孩子抱进了我的面包店，问我要东西给孩子吃。”他父亲说。

“是的，”母亲补充道，“我跟你爸爸也就是这么见面的。”

父亲站在漆黑的窗边，对着窗户里儿子的映像，坦白说他们其实拖了好多年，才办理了正式的手续。

他母亲的眼泪在桌布上打转。马丁看着母亲的手。她的指甲很光滑，上面有半月痕。她捏了捏他的脸颊，他脸红了。他想象着一双属于陌生人的粗糙不平的手，并且自己的怀中似乎也感受到一个婴儿的分量。

他问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这下他们不得不全盘交代。马丁一直盯着那杯牛奶，直到他的眼泪落下来。母亲去别处拿来了一瓶巧克力糖浆。她在马丁的牛奶里倒了些糖浆，用一把长长的勺子搅拌了一下。

“我们对你的爱，”她说，“永远比任何的真相更坚固。”

他们同意他在他们的床上睡几天，但是他又怀念起了自



己的玩具和自己刚习惯的那一套例行公事。

没过多久，他的妹妹伊薇特出生了。

等到伊薇特六岁、马丁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关掉了面包店，离开巴黎去了加利福尼亚。

马丁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等那么久才去办正式的领养手续。那年，他在芝加哥的一所小小的大学上一年级，当他正躺在床上和女友一起吸烟时，真相被揭开了。

那时下着雪。他们叫了外卖中餐。电视上很快就要上演一部不错的片子。马丁伸出手臂够向烟灰缸时，身上的毯子滑落了。他的双腿结实而粗壮。她将脸颊靠在了他的腿上。他告诉她自己在西好莱坞高中创造了跑步纪录，而且至今没被人打破。她仔细听着，并且说出了自己的不解之处，那就是为什么马丁，跟别的欧洲男人不同，做过包皮环切手术<sup>①</sup>。



他开始逃课了。

---

① 犹太教规定，男子降生第六天要进行割礼，也就是环切包皮，二战期间纳粹根据这个来辨认犹太人。

他看书看到眼睛发胀。图书馆还没开门他就等在门口，一直到关门才出来。图书馆馆长留意到他后，给他在员工冰箱内留了个地方让他放吃的。他借的书别人连书名都读不出。他觉得书中的每一张照片都有自己的影子。

学期结束后，他回到了洛杉矶的家。

他父母知道他迟早会查出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他们把能说的都已经说了。事发当天他穿的婴儿服也因为太脏而没有保留下来。

他和妹妹一起去海边，却只是看着她游泳。他的家人看电视的时候，他就只坐在一边的楼梯上听着。他在半夜独自开很长时间的车。

他在自家经营的咖啡馆工作。咖啡馆里有羊角包、水果蛋挞，它们被装在小盒子里，盒子外面扎着用蓝线和白线编成的绳子。

一天下午，马丁送完外卖回来，看到前门锁着，门帘也拉了下来。于是他从后门进来，却吃惊地发现整个厨房都是黑漆漆的。他摸黑走到柜台边时，突然灯光被打开，满屋的人大叫：“生日快乐！”

大家都打扮得很漂亮，座椅上扎着很多气球。人们亲吻

他的脸颊和前额。他多年的顾客都来了，有几个男人戴着犹太无边帽。音乐响起，人们拍起了手。

马丁目瞪口呆。“我不明白，”他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们只是想找个方式庆祝你成人了。”他母亲说。

“很多文化中都有这个传统。”他父亲补充道。

后来，马丁的故事在比弗利山市的晚餐桌上口口相传。人们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就是为了见他一面，跟他说他们自己的故事，给他看照片，告诉他他并不孤独——永远不会。一天，一个女人到店里来，隔着柜台站在马丁面前。然后她开始尖叫：“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马丁的父母把她扶到咖啡馆的后面，给了她一杯热茶。然后他父亲开车把她送回家，到她家的时候她的姐妹正站在房子前面等她。

星期天马丁得从早忙到晚。

马丁给客人端茶送水，停下来的时候就给生日蛋糕上点缀厚厚的糖霜。没完没了的名字令马丁有些晕头转向，这些名字似乎都在发着小小的声音。每个名字都像一颗怦怦直跳的心脏，但在此刻的静寂里，那心跳声更响、更低沉，也更持久。

他刚摆脱一无所知的困惑，如今又被投入无所不知的梦魇。别人的每一个故事似乎都与他有关。这令他无所适从，难以承受。人们躲在排水管道里，潮湿、污秽、漆黑一片，女人分娩出新生儿，又不得不将他们捂死，以防他们的哭声暴露了周围的人。

多少个家庭被生生拆散，就像撕碎的纸片被投入风中。  
这些纸片现在都被吹向了他。



马丁决定辍学，于是他父亲就把面粉、水、温度和时间的奥秘教给了他。父亲给他看明信片上密密麻麻写着的烹调菜谱。奥黛丽·赫本有时会坐在咖啡馆的后面和他母亲一起喝咖啡。她常常大笑，用两只手捧着咖啡杯。阿瑟·米勒也会和他的妹妹琼·米勒一起来喝茶、吃纸杯蛋糕。咖啡馆因为常常供不应求而闻名，常常在下午三点关门。

马丁是个好儿子。他工作卖力，把父母也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没有人欠他什么。二〇〇二年，在母亲临终前，他对她这么说。

“我对你们的爱，”他说，“永远比任何的真相更坚固。”

## II.

马丁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去了加利福尼亚。

事由一份寄往他们巴黎住处的电报，电报是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发出的，他的母亲将因为她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间的行为而被嘉奖为英雄。马丁和伊薇特欢呼雀跃，他们高兴得画起画来。他们不禁猜想自己的母亲到底做了什么英勇的事情。但是晚饭后，母亲将那份电报烧了。父亲则将烧焦的纸片冲入了下水道，还打开窗户换了换空气。

几周后，他们收到了一纸证书，母亲的名字用金色镶在了证书上。一起寄来的还有一份请柬，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官方的活动。她迟迟没有答复，后来有一天晚饭的时候，一个律师来到了他们家。他们以正在吃晚饭为由请他改日再来，但是他坚持留下。

“我跟你说了，我没有参加抵抗运动，”马丁的母亲反复说道，“一定还有另一个叫安妮·莉莎的人。”

“的确如此，”他父亲说道，“打仗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在巴黎。家里的面包店那时已经关门了。”

“但我有证据。”律师坚持，一边打开了他的公文包。

马丁和妹妹被送回他们的房间。他们挨在门缝边偷听，但是没过多久就分散了注意力。

几个小时后他们换上了睡衣，偷偷地回到厨房。母亲脸上挂着泪痕。律师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当他看到马丁和妹妹正站在走廊上时，起身准备离开。

他谢过他们给的晚餐，那块廉价的肉实在不是出于什么上佳部位，那杯普通的酒他也是出于礼貌才喝下肚的。他看到屋里斑驳的油漆、凹凸不平的地板，还有洗得发白的桌布。

“除了证书以外，”他走出门的时候对他们说，“还有一笔不小的奖金，没有人会拒绝的。”



他们把一半的钱用在了移民上，另一半在洛杉矶选了一个看起来还算平静友好的地方开了家“巴黎咖啡馆”。那是一九五五年。

咖啡馆现在还开着，由马丁的妹妹伊薇特经营。常来的人会对她用法语说“你好”和“谢谢”，别的也就不会了。

咖啡馆的墙上贴满了签名照和多年来的圣诞卡片。游客们用手机在这里照相。伊薇特会放一些爵士乐，母亲当年挂的纱窗还在店里用着。大门上的铃铛也是从巴黎的店里带来的。巴黎那家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自助洗衣房。



马丁每周来同妹妹见一次面。他们有时会绕房子走一圈，有时会坐下来吃点东西。他走的时候妹妹总会给他带上一只蛋糕，他把蛋糕放在自己轿车的后座上。

他沿着一条林荫大道开车回家，道路被街灯照得很亮。与他并肩行驶的人望向他这边时，他就会对着他们微笑，可他们大都掉转头去。但是马丁相信人们走过几条街时都有他的微笑相伴——善行无小事。

长久以来，他都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他的亲生母亲、亲生父亲、亲兄弟，或者亲姐妹。

他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也领悟到人们所理解的生活只不过都是它的各种状况。真相比思考离我们更近，就隐藏在我们已知的事物中。

### III.

马丁在“星光养老院”的职责多得数不胜数，比起晚上的活儿，白天要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住户们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按铃：下水太慢；灯泡没了，看不见；窗户卡住了，没法透气；影碟机开不了，或者遥控器找不到；老花镜找不着，一定是被人偷了；儿子上周买的花得换水了，可是花瓶太重了。

他帮他们梳头的时候，他们会闭上眼睛。有的人还要求睡前一吻或者拥抱。马丁多年来照顾他们，自己倒也并不显老。他们半夜尿床后，马丁就给他们换床单，他们则看着马丁同床垫搏斗。事后他安抚他们，并陪伴他们到再次入睡。

床头柜上总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药片，还有沉重的相框，里面放着去世已久的故人的照片。桌上的东西更是五花八门：折叠整齐的报纸，各种喜讯、讣闻，宾戈游戏的时间表，医疗表格，毕业典礼的邀请函，还有各种证书。

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的人身上重演。





今天，马丁提着一桶塑料字母走到走廊的另一端。时间还早——只听到地板排气孔中传出的空调机运转的声音。茶室里空无一人，但是闻得到食物和地毯清洁剂的味道。地毯薄薄的，轮椅或步行器移动起来都很容易。桌边还有专门可以停放这些东西的地方。有些住户依旧端着架子，适应得并不好。

已经是一月了，但是加利福尼亚依旧阳光普照。马丁穿着棕色的皮拖鞋，显得很温和。他的两只脚是灰白色的，浸在浴缸里的时候脚上的毛便会活跃起来。他喜欢凝视自己泡在水里的身体。很久以前，在巴黎的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这个身体被一个长相未知的男人抛弃，令他的亡妻再也求之无望。

有时他会闭上眼睛，整个儿没入水中。

在黑暗中，在思绪的幕布后，总有人在等待他。

很久以前，当马丁还无法被肉眼看见时，他从一个人的身体游到了另一个人的体内。他是孤独的，陪伴他的只有那另一颗心脏的律动。